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三十七回 報恩寺和尚貪財 廣法庵女尼死節

話說蘇州有一座報恩寺，乃是國初有善士安盛邦所建。主持智廣禪師，年已八□餘歲，生得紅顏白髮，甚是雄偉。法行清高，手下有五□多個和尚，皆是遵守法戒。惟是人多，未免有一二違犯法的，有個姓常名未法，年方三九，生得□分凶惡，貪財好酒，無所不為，師父不知。這和尚兩月便下鄉一回，專侍自己本領，搶掠錢財回來，以濟飲食之用。一日，有個過往客商，路過借宿，入寺參拜如來佛祖，在方丈拜見智廣禪師。茶罷，智廣禪師便道：「請問客官從何而至，並貴姓大名？」客道：「小子姓牛名勇，乃本處人氏，販賣綢緞為生，今因與伙分路，各尋親友，故單有小子一人，欲前往探親，只為有數百兩銀子在身，恐在路上遇見強徒，求寶寺一宿，明日便行，取出數□兩白銀，送與佛爺香油之用。」智廣禪師推辭道：「小事何足言酬，請客官收回罷。」無奈牛勇意堅，智廣只得命小沙彌收了，吩咐廚下備齋款留，在東園中客房歇宿。是夜牛勇因在路上行得困倦，就在客房中略坐片時便睡。

且說常未法是日窺知牛勇有數百兩銀子，乃起不良之心。是夜候至三更眾人熟睡，即往東園而來，至窗口一看，見室內微有燈光，只聽得鼻息之聲，已知牛勇酣睡。乃拔出小刀，挖開房門，輕將臺上，用指一彈，看牛勇又不聞聲，揭開帳門，把他一摸，將那數百兩銀子偷了，依然把房門掩上，後復弄好如前，回到自己房中睡下。

次日牛勇起來，把布袋尋覓，不知去向。及在房中連地皮都翻轉了，卻不知銀子從何處去了。於是喧鬧起來。智廣得知，便問今朝有人出寺否，道：「無。」常未法恐防查出來，在房中將牀下階磚揭開，把一袋銀子藏在磚下，依然蓋好，人不知，鬼不覺。於是智廣與牛勇召眾僧來至東園，四面勘查，並無可疑的形跡，把寺門關上，向合寺僧房搜查，總是不見。智廣道：「想必客官在路上露上歹人之眼，到此竊去。」牛勇嗟歎無言，自恨命途蹇滯，以至如此，是日在佛前求下一籤，望求佛爺指出失銀來由，乃點起香燭低頭參拜，祝道：「弟子姓牛名勇，乃本處人氏，帶有銀子數百兩，未敢夜行，在此借宿，昨夜失去，求佛早賜靈籤，以伸弟子之懷，幸甚之至。」說著哀哭，低頭下跪，拈來搖了一籤，籤云：

常常安分營生，未必蒼天虧負。

法律如此森嚴，偷竊何能脫路。

細看不解其意，只得拜別佛祖並智廣禪師等眾僧，出門而去。且說常未法見牛客去了，並未露出痕跡，心下安樂。次日拈出銀子，改了裝束，到酒樓妓館散蕩，乃在留癡院與一妓名喚迎兒，生得有些姿色，是與常未法相熟。今日一見，笑口而迎，二人相攜上樓，吩咐辦了上等酒菜，此妓乃是重富欺貧刁滑婦人，故客人若有錢的，她極意迎合，若遇使用稍減者，她就眉鎖春山詐惱。是日見常師父如此大使用，不知他在何處得了多少銀子，二人在席上說不夠風流笑話，當晚極盡歡娛。次日仍捨不得，又被迎兒纏住，兩人愛悅，把那和尚弄得將心事盡吐出來，把謀竊牛客人銀兩之事，說了一回。那迎兒正好開言道：「真算手段高強，奴有會期，欲借大師數□兩銀子，未知可否？」未法應允，即在袖中取出交與迎兒，迎兒喜不自勝。

誰料迎兒口疏，把這話傳出來，一傳□，□傳百，那些鴛兒都是趨炎附勢的人，次日見了常師父，便笑口而迎，說道：「今日有好的東西，與師父一玩。」即把一個五小孩拿來送與常未法看。大悅道：「世上有此無疵美玉，真是少見，請問從何得來？」答道：「是在玉器店朋友處買的，如法師見愛，便發回價銀。」未法道：「三□金未知可否？」鴛兒道：「足矣！」於是未法即交銀子，又同迎兒排下美宴，快樂起來。正是：

歡娛夜夜嫌更短，快樂時時願夜長。

卻說人生樂極必生悲，做強盜的人，目前雖然快樂，終要弄出禍來。未法在寺中與一個大和尚不睦，被他看出行為，將此事告知智廣知道，智廣聞言道：「怪不得這數日，少見他出入。」次日遇未法回來，便將此事向他盤問。他初時還不肯認，後來見智廣說出真情，只得認了。智廣先用善言安慰道：「不可再為此等之事，此次放過，若再有這等事情發生，外人知道，連我也有不便之處。」未法聽了唯唯而退。是晚，智廣等未法睡熟，弄開房門，把未法捆起來，送本縣驗過，審查以後，追回用剩之銀，約有百餘兩，且聽失主告發，再行決斷。於是將常未法依國法辦了，續後牛勇將此事告發，官將餘銀還他。

且說天子與日清閒遊，時值秋初，爽氣侵人，正是：

春光最易催人老，怎似秋光長更好。

且說松江府西南，有座廣法庵，內有一個女尼姑，年七□餘歲，生得童顏鶴髮，法號慧法，專濟困扶危。手下有個徒弟，名叫妙能，生得□分姿色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本府有一個財主，叫做三百萬，夫人張氏，生下一個孩子，年方□七歲，尚未定親，父母愛如珠寶。生得相貌醜陋且懶於讀書，性好裝飾衣服，在花柳場中行走，見女人有姿色，千方百計要弄到手上，方能罷休。外面輝煌，裡面一包草，時在廣法庵處行走，把妙能看在眼裡，總是巧言令色，誰知妙能無意於他。

一日，寶珠詐作許願，稟過母親，張氏乃與兒子並數個家人，同到庵來，慧法接著，分賓主坐下，茶罷，慧法道：「不知夫人到此，有失迎候，望勿見怪。」張氏道：「不敢，今因小兒欲保平安，在佛前許下一願，求老法師代為主辦為幸。」張氏取出一封銀子，約有□數兩，交與師父上佛前的香油。慧法接了，即命人設下了素菜，留夫人、公子用齋，是晚備辦雜物，作起法來。那寶珠在此盤桓數日，俾得與妙能說話，相機下手，不想妙能全不會意，見他便即離去，故寶珠無從下手。一晚，妙能做了三四天法事，□分眼倦，到夜在自己房中睡下，和衣就寢。於是寶珠至三更，入她房去，看見銀燈漸暗，就用手撥開羅帳，見妙能熟睡，好似一朵鮮花，情慾不禁，踏上牀來，誰料妙能突然驚醒，看見王寶珠便大叫：「有賊！」即下牀欲走。那王寶珠恐怕鬧出事來，未免累事，起了歹心，把妙能一腳踢死，仍放在牀上，落了帳子出來。

次日，慧法起來，許久未見妙能出來。初時以為她做了幾晚功課，累得眼倦，及至日已將午，還不見她出來。即命小尼來到房中，叫了三聲，不見答應，把帳子撥起，用手來推，方知已死，大叫一聲道：「不好了！師兄死了。」跑出房來，對師父說知。慧法大驚，大叫一聲，暈倒在地，半晌方醒，乃大哭道：「不知何故死了？」約眾人來至妙能房中，命人抬她出來看過，並無傷痕。無奈既死不能復生，只能從厚收殮。這個沒良心的寶珠，心上不安，無可奈何。數日法事已完，張氏夫人辭了慧法與眾尼姑，回家去了。

且說那妙能陰魂不散，欲向王寶珠索命。奈寶珠旺氣正盛，難以下手，待時而行，常在左右顯靈。慧法因她死了，心中不時吐血，虧那妙能陰靈保護。且說寶珠在家，日日遊蕩，不知法律為何物，常講道父母，出外每惹事招非，不時有人告其父母。一日，在書房中得了一病，父母憂懼，延醫調治，一連延聘□數個先生，皆不見效。一日，寶珠朦朧睡去，見妙能咬牙切齒，向他索命，但未敢近身，一連數夜，皆是如此。父母見病勢沉重，晝夜不敢離左右。一夜睡至三更光景，聞寶珠大叫一聲，不知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